



二月河水永长流

◆ 张国臣

锥刺股啊！我们都敬佩地哈哈大笑起来。我问他怎么面对对他文艺作品的批评，他笑了笑，坦然地说：“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，是开放的，允许你写，也得允许别人说话。大家都把话讲出来，社会才会和谐。”这是多么宽大的胸怀啊！我把自己新出版的“嵩山的流泉”丛书赠他，他也把他的新作赠我，说：“肝胆相照，愿为知己；长期坚持，必成正果！”

立春春水鸣，梅蕊蕊红生。寒极鸭知暖，知音寄厚情。

二月河同志是坚守初心、笔耕不辍的杰出楷模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党员作家不忘初心，在笔耕中践行宗旨。2009年12月3日，大雪纷飞，我和二月河应邀前往河南大学作学术报告。他真实、坦荡、率真，讲了他的创作过程和体会。他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，从小的性格是不受拘束，上课从来坐不住，字也写得缺胳膊少腿，但看起小说来却很有耐心，大部头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都是一口气读完，梦想有一天能驰骋疆场，为人民建功立业。后随父母来到南阳，1966年毕业于南阳三高，即报名参军，成为一名工程兵。他说，他满脑子装着“将军梦”，干着打坑道的事，不惜力，不懂保养，得了气管炎。1978年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干事，利用业余时间，研究世界名著《红楼梦》。他曾多次投稿，但屡屡退回，是红学专家冯其庸鼓励他。1982年他到上海参加红学研讨会，听到不少学者哀叹康熙朝的文治武功没有文学作品表现时，拍案表态：“我来写！”时年37岁。为了搜集有关素材，他查遍了南阳图书馆，还寻寻觅觅地搬废品店，

苦读《二十四史》，通过艰苦卓绝的读书自学，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，凭着长期的积累和顽强的毅力，以1年1卷40多万字的速度，把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盛世活色生香呈现在世人面前，完成了煌煌12卷、洋洋500万言的《落霞三部曲》。二月河的演讲赢得河大学子雷鸣般的掌声，有学生提问：“为什么叫落霞呢？”二月河认真地回答说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清代的文明那时像晚霞一样绚丽，同时又存在一些糟粕的东西，比如对于权力的无原则的崇拜，对个人名利无止境的追求，文化上的故步自封、夜郎自大，等等。只有借鉴历史，才能展望未来，进一步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抛弃糟粕文化，甄别西方文化，实现民族复兴，振兴中华。”有学生问：“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”二月河爽快回答：“一个是力气，一个是才华，再一个还要有运气。”大学生们接连掌声！

大室耸连峰，黄河由向东；不登峻极处，怎可晓天中？

二月河同志是不断理论创新的思想家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。与时俱进、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。一个伟大的作家必定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思想家。2014年7月22早上，我打开中央纪委网站，看到其首期《聆听大家》栏目的专访稿——《二月河：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》，连读两遍，读得人迷，不由得拨通了二月河的电话：“凌老师，您在中央纪委网站的访谈，从历史到现实，从理论到实践，都有新意，精彩至极，感人至深啊！”他说：“我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大实话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势，真是蛟龙愤怒，鱼鳖惊慌，春雷一击，震撼四野。人民

群众拥护中央反腐‘打虎拍蝇’！”我说：“您比喻得恰切！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定律呢？”他回答：“腐败是社会病，准确地说‘是社会糖尿病’。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，但腐败能导致政权必亡。如果腐败蔓延，经济再好、文化再好，又能怎么样？1644年满清入关的时候，只有85000兵力，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驻军是35000人，合起来也共12万人。而李自成的铁骑就有100多万，加起来汉族的武装力量在400万以上。可结果呢？12万人打400万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自成的队伍腐败了。崇祯皇帝的结果呢？最后只能跑到景山自杀了。”啊，笔落惊风雨，箴言撼山岳。二月河再现了早已远逝的历史光影和深宫万象，深刻揭示出朝代兴衰的历史规律。我不得不再问：“中国历史上皇帝数百个，您为什么在《落霞三部曲》中选康、雍、乾，创作理念是什么？”二月河说：“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，主要看三点：一是对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；二是对发展生产、调整生产关系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没有贡献；三是对科学技术、教育文化、发明创造等有没有贡献，此乃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。”

心底无私天地宽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二月河长期生活在南阳人民群众中间，不希望“官位”，很少参加文坛活动，专心创作，捐出数百万元投入慈善事业，热情扶持文学新人。2017年10月，他参加党的十九大之后，回到卧龙岗，看了我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写新作《嵩山的记忆》，挥笔写序鼓励：“天道酬勤，人道酬仁，书道酬新。”思想是何等深邃啊！

斯人已逝，哲语萦耳。他的文学成就，好作风、好品德，嵩山仰止，黄河吟歌！二月的河水永远清澈流淌……

温暖的记忆

◆ 王留强

40年前的冬季，特别是进入三九天，无论城市乡村，人们冻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，因为感觉嘴巴都是僵硬的。数九寒天，手脚冻裂，面颊冻裂，司空见惯。

那些年，冬天取暖的最佳方式，就是一家人围绕在泥巴垒成的煤炉前烤火。煤炉以烟煤为原料，多用老煮饭炒菜。煤炉闲暇下来的时间，便成为取暖的工具。烤火，是人们给取暖最好的注解。明煤应该是无烟煤，价格略高于烟煤，是烤火的主要燃料。当然，如果经济富裕，加些焦炭，是再好不过的选择，这样就避免了许多熏呛口鼻眼睛的煤烟。

老年人和小孩孩子因为畏寒，是烤火的主角，年轻男女烤火是轮流上场。冬天洗过的衣服，都是经过煤炉烤干的。漫长的冬季，老天似乎整日阴沉着脸，太阳是这个世界的稀有物。如果碰上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老少就挤在有阳光能照射到的墙壁前，充分享受阳光的沐浴。在那个年代俗称的“晒暖”，遇上晴天有时一晒好几个时辰。

冬天的夜晚是最折磨人的时段。临睡前，冰凉的被窝真是无法形容，特别是小孩子实在是不愿意钻进被子里。因此，家里小孩子年岁相差不大的，就轮流先上床去暖被窝。虽然人冬前被套里的棉花已经重新弹过，但厚重的棉被和盖在被子上的棉袄裤，把人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孩子们睡下了就不愿起夜，早晨起床就更困苦了，在温暖的被窝里多待一会儿简直是一种享受，很多人后来尿床和懒床应该是那时惯出来的毛病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市里乘坐公交车，上车后手一抓铁扶手，手指似乎被粘在了上面，松手时肉肉险些被撕下来。公交车上的座位空了好几个，没人去坐，我坐下去后一片冰凉，咬牙坚持到目的地。乘客们不停地跺着脚，试图温暖自己也温暖别人。

时光飞逝，那些年里防寒驱寒的故事已经成为久远的回忆。现在的冬天，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彻骨的寒冷了。煤电、天然气暖气已经接入城市千家万户，空调火车、空调公交车四季恒温，乘客们不再冻得咬牙切齿了。即便在乡村农家，也大多用上了土暖气和电油汀，有些家里还安装了暖风空调。

40年前的冬季，真可谓“冻”人时刻，终生难忘。40年后，冬季成了一个季节名词，不再是严寒袭人，而是温暖如春。温暖的季节，温暖的环境，温暖的情怀，温暖的中国，让我这经历过数十年寒冷的人刻骨铭心，无比幸福，无限感慨。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，感谢那些为温暖中国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。是他们让我们告别了曾经的寒冷和贫穷，是他们让我们走上了富裕和辉煌之路。

新书架

《应物兄》：建构新的小说美学

◆ 董齐

一部《应物兄》，李洱整整写了13年。李洱借鉴史子集的叙述方式，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，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。所有人，我们的父兄和姐妹，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。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，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。

本书各篇章截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，尔后或叙或议，或赞或讽，或歌或哭，从容自如地展开。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，不断被重新组合，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。它植根于传统，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。

《应物兄》的出现，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。李洱启动

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，并将之妥帖地落实到每个叙事环节。于是那么多人物、知识、言谈、细节，都化为一个纷纭变幻的时代的形象，令人难以忘却。小说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，日月之行出于其中，星汉灿烂出于其里。我们每个人，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。天生的小说家总是处于庄生梦蝶的幻象之中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真作假时假亦真，小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天人地、自由无碍。而读者，或者说听众，虽然明知他的故事虚实难辨，却又为其中的趣味和意义所吸引。李洱的天赋在于他能够提取生活和时代内部最核心的意象，聆听到或读到的人如醍醐灌顶，突然意识到某种致命的真相。

艺术节等活动仪式上展示，受到关注与好评；第二批从300多名报名者中遴选出35人进行培训，一支朝气蓬勃、才艺出众的箜篌演奏者队伍在中牟古地上靓丽现身。

在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落座，先是两位白衣少女，分坐两架古色古香的凤首箜篌旁，一曲《织梦行云》，将观众带进如梦如幻的意境里，身后屏幕上绿树桃花飘舞，似蝶随风飘落。接着，两位红裙少女、几位白衣少女操竖箜篌，玉腕抬，乐声动，孟郊的《游子吟》从琴弦里流出，柔和、清纯、婉转，伴着少女们深情的演唱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一咏三叹，回肠荡气。最后上来一组十岁左右的儿童，一排古风流韵的箜篌扇形摆开，在一架钢琴的伴奏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箜篌齐鸣，时而激越铿锵，时而凄婉缠绵，席席里的观众不由生出一股“今宵别梦寒”的悲凉之感。

现今中牟正着手兴建占地108亩的箜篌城遗址公园。可以预见，不久一座中国独有的箜篌音乐城，将让中牟的名字飞得更高、响得更远。

郑州地理

牟山脚下笙篌鸣

◆ 李智信

说：“箜篌城在中牟县东南20华里，昔师延（这里师延指的应是乐官）在此造箜篌，以悦灵公。”箜篌城遗址位于韩寺镇东古城村东北角，尚存三段夯土墙。中牟人抓住这一宝贵的考古发现，联手北京鲁璐箜篌文化艺术公司，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了“箜篌引路”情景音乐会。“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”，唐代大诗人李贺《箜篌引》描述的琴音之美再现，全场观众为之惊叹、倾倒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河南中牟。接着中牟县启动“寻找箜篌传承人”活动，第一批25名传承人经过训练，已可登台演奏，在郑州文化

说：“箜篌城在中牟县东南20华里，昔师延（这里师延指的应是乐官）在此造箜篌，以悦灵公。”箜篌城遗址位于韩寺镇东古城村东北角，尚存三段夯土墙。中牟人抓住这一宝贵的考古发现，联手北京鲁璐箜篌文化艺术公司，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了“箜篌引路”情景音乐会。“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”，唐代大诗人李贺《箜篌引》描述的琴音之美再现，全场观众为之惊叹、倾倒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河南中牟。接着中牟县启动“寻找箜篌传承人”活动，第一批25名传承人经过训练，已可登台演奏，在郑州文化

别来那一套了。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——时过境迁，这世界变得太快。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，主管领导早调走了，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。“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，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？”就拿眼前的来说，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？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，血都流到楼下邻居家里了，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哪段儿是哪个人了。为了这案子，我已经带人在大兴蹲了半个月，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——我们哪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？哪儿有工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？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，你也不只说了‘可能是’吗？”

“那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？”

同学嚷嚷了一下：“我要再说什么‘天网恢恢’那是糊弄你，咱们警察跟警察之间，就别来那一套了。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——时过境迁，这世界变得太快。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，主管领导早调走了，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。“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，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？”就拿眼前的来说，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？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，血都流到楼下邻居家里了，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哪段儿是哪个人了。为了这案子，我已经带人在大兴蹲了半个月，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——我们哪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？哪儿有工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？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，你也不只说了‘可能是’吗？”

连载



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。辞不辞职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。我二姐说了，他们那边急，时间不等人。”

杜湘东便也沉默。片刻道：“不去了。我干不了别的。”说这话时，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，然而话刚出口，心里还是一痛：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“机会”，也意味他和刘芬

芳还得无限期地穿着、分居着。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。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，更相当地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，教育他。人都活在现在，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。而“现在”又是一个飞驰的、稍纵即逝的概念，一旦被甩下，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它了。这个道理同学懂，刘芬懂，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，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。

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。杜湘东的思绪漂浮，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。在那天，姚斌彬入土为安。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，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，装在最便宜的骨灰盒里。盒儿上没镶照片，连名字都刻得浮皮潦草的，墓地也不是正经公墓，而是厂里找旁边村子说了说，在田埂之间起了个坟头。街坊四邻帮着挖了个坑，搀扶着姚斌彬他妈把骨灰盒放进去，七手八脚地填满土，再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。姚斌彬生于一九六八，死于一九八九，年二十一。安顿停当，众人便散去，只留下杜湘东站在女人身后。

母亲呆看着儿子的新坟。刚入土的人，按理是该祭一祭的，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。她半趴半跪，在坟前伏了片刻，然后从怀里摸出一叠纸来，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。日光明媚，看不见火，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。杜湘东往前跨了半步，这才发现那些纸他曾经见过。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，都盖着大红章。但他却像被慑住了似的，只是静默旁观，并未上前阻止。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，现在把欠条烧给他，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。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念头却让杜湘东心惊胆战：把旧账一笔勾销，这是否也说明姚斌彬他妈不想活了？

你放心，姚彬斌是我死的，我就算是为了他活着。”于是她活到了今天。想到这里，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，像深不见底的夜空。愧疚感还是存在的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只是苦了刘芬。而令他纳闷的是，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的抱怨乃至咒骂时，刘芬偏偏又不作声了。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，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，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。她睡着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。

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。天快亮了，刘芬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。她说：“杜湘东，你还不如那两个犯人。犯人还知道跑，你连跑都不敢跑。”

借着东方既白的微亮，杜湘东瞥向刘芬。她的枕中湿了一片，眼肿得像桃子。（完）

（由于版权关系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连载到此结束。从下期起，本报将连载杨田先生的《廉语金典》，敬请关注读者垂注。）